

你到了那里自然是爷了



实实在在

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想所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我家床头总放着几本书,过段时间就会换掉,只有《红楼梦》没换过,上下册时不时随机翻看。都说钻石的切面越多越璀璨,《红楼梦》就是小说中最耀眼的钻石,切面太多,不同年龄不同心境,折射出不同的感受。

随手翻到53回:宁国府除夕祭宗祠,荣国府元宵开夜宴。年前贾珍给族中子侄发福利,看到贾芹也来领取,冷笑道:“你在家庙里干的事,打谅我不知道呢。你到了那里自然是爷了,没人敢违拗你。你手里又有了钱,离着我们又远,你就为王称霸起来,夜夜招聚匪类赌钱,养老婆小子……”

这番训斥威风正气,很是大义,足可让被斥者羞愧。然贾珍何许人?曹雪芹笔下败家毁业的不肖子孙,荒淫、骄奢第一人,在他治下的宁国府,成为柳湘莲跌足:“……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,只怕猫狗儿都不干净”的肮脏地。偏是这样一个人物,训起子侄来,苛责严厉、道貌岸然。因为在这里,他才是爷。

无端想起多年前一桩事。当时我还是实习医生,老师收治某局一位中层,30岁男子,入院时大声说他很忙,要用最好的药在最短的时间将病治好。每天一到科室就颐指气使护士立即输液,不听劝告放快滴速,输液液立即离开,表现出日理万机的辛苦。护士动作稍慢或一针没扎进血管,便威严地批评教导,对医生们客气中带着傲慢。

不久后一位领导住院,副院长亲自带领大家查房。进到单人病房,领导半坐卧位,正给床头站立的一位同志安排工作,床尾一人在帮他脱掉袜子,见一大群人进来,床尾那人赶紧把袜子放进鞋里,在床底下摆放好,站起身让我们。一看,正是那位很有气势的老兄,经过大家跟前时,微红了脸赧然点头。

年轻时看红楼,只记得大观园脂粉妍、愁情诗意,只记得黛玉的眼泪、宝钗的丰腴、宝玉的多情;中年后看红楼,便多出荣宁二府众多人物活动的现实。都说:少年不识红楼梦,识得红楼已不惑。

在钟鸣鼎食的豪门望族,贾芹看到了富贵的繁华、权力的嚣张,满是对它们的眼热心。爷可以不听底下人的话,但得听大爷的话,所以在贾珍面前,只能“垂手回答,红了脸,不敢答应”,因为贾珍是大爷。但是珍大爷的人品太拙劣,他口中训斥的子侄,比起他本人的行为,不过小巫见了大巫,他毫不为难说出口,这需要怎样的无耻。

古人说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。想来侍奉权贵不是件开心的活路,多少得牺牲一些自尊,但从古今这类人最不缺,而且捞到不少好处。表面看是缺少风骨的人品问题,其实是权力制约失衡的制度问题。谁都不是傻子,不能从权贵那

里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,犯得着那样缺少平等的小心翼翼吗?

他们想要什么?当然是权力,然后上行下效,也为王称霸,骄纵自己成为管辖范围内的爷,旁人说不得问不得,唯我独尊起来。

权力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,官员行使权力的过程不被监督、制约,权力就会失去控制,失控的权力会导致失控的事件。这种监管的权利不能只赋予上级官员,因为不能保证上级都是合格官员,必须赋予众多群众,多角度、广视觉的监督才能及时发现权力的偏差,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。

所以好好做人,到哪里都不要把自己当成爷,也不要让别人惯成爷。

所以多看天空,心胸自然会宽广。

我是自由的M号女子

□梨雪

年轻时我是大胃王,生就怎么吃也不会胖的体质,年过四十,腰臀开始渐渐堆积脂肪,那时因为严重贫血,每个月都要大量吃红肉补血,哪管得了身材,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胖起来,是因为家里买了台体脂机。家人轮流量体脂,我发现自己体脂竟然高达34,那时体重是人生最高点,46.5公斤。因为手脚细瘦,衣服遮掩一下,在旁人眼中还是个瘦子,因为亲人有脂肪肝,我的体脂过高,感觉自己好像也快要脂肪肝了,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要减重。

最初我采用的方法是去女子30分钟健身中心,晚餐不吃淀粉。那段时间瘦得很快,每周在健身中心量三围跟体重与体脂,每天数字都在降,非常有成就感,我把这些数字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,比记账还快乐。我渐渐增加运动量,转到健身房去做重训、瑜伽、跳有氧,减到43公斤,体脂也降到26。

我瘦得很有感觉,裤子从XL减到L(因为我都是胖在腰臀大腿),很快地就变成了S号,珍藏多年的牛仔裤都拿出来穿,背心短裙短裤洋装,年轻时的打扮都上身,错觉自己仿佛回到了二十几岁。然而那两年,我不曾吃过我最喜欢吃的面食,晚餐跟朋友聚餐,大家开心吃喝,只有我一个人只吃菜不吃米饭,夜里总是饿着肚子睡觉。

2016年动了小手术,就停止了去健身房,发现变瘦之后脸都凹陷了,反而显得老,于是开始一点一点增加食量,再把身体养回来。走在疾病边缘,才知道好好吃一顿饭多

么可贵,2016年底我恢复练瑜伽,练了一年多,我没有再强迫自己去做重训,因为那种强烈的运动一点也不适合我,我不再执着于体脂高低,体重多少,只专注于锻炼柔软度与肌耐力,但晚餐还是少量米饭,增加蔬菜与蛋白质,吃得健康也饱足,我还是控制饮食,但已经不再那么歇斯底里。

我想要找出最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,我彻底丢掉了那些S号的衣裤,完全接受自己现在是一个M号的中年女子,身上有些肌肉,也有些赘肉,但脸色是红润的,我的体力比以前好多了,可以提重物,能走很远的路,身体强韧柔软,鲜少腰酸背痛,我锻炼自己,而不是折磨自己,我不再是纸片人,我是M号自由人。

我要是瘦下来就是女神



丢失

□蒋兴强

命老先生皓发童面、高高瘦瘦,穿一身蓝色长衫,他不问生辰八字就知道我姊妹几个、是男是女,甚至连我母亲是啥年月去世的都说得一清二楚。接着顺利就学起算命先生来,俗话说“发不过三代,穷不过三代”,这位女士几姊妹要走“麻窟运”呢!什么时候?多则不过半年,少则三个月内——就要显!你不信?你看这甲子、乙丑、丙寅、丁卯……办法吗?好!看你这因耿直,给了100块钱,我就帮你一把吧!今年甲子硬,你父亲八字大,可以压邪;你再给18块8角8分钱,我给他画一道符戴上,在你几姊妹家轮流住些时间。不然,就不能免灾咄——

“莫信那些!生意靠做,文章靠写!”顺口嘴一瘪,不知道这是许灵、顺利两个约好的点子,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。“爸,你就安心度你的晚年,别再为我们操心!”

“莫信?安心?”江长水眼睛一瞪,“跟老子,尽在胡说!做生意,谁不讲运气?当老的就是为儿女为女嘛!去!下午就走!从大到小,先去顺水家!”

“爸,你就先住我们家吧!”老二媳妇邱菊信以为真,一想到自己每天营业额五六万,万一真有邪气,那一天损失不就大了?她连忙抿嘴一笑,“爸!我们给你专门留了套别墅呢!”

“咦?我老邱还有孝心嘛,比我这当儿的都想得周到呢!”叨着一支“软中”的顺风,向媳妇会意一笑,已掏出了那鲜红的高档烟盒,恭

恭敬敬给老人和两个弟兄递烟、点火,“爸,那就先去我家吧?下次到大哥家,我送你!”侯勤心想,人家二弟一家是商人,天上不落地不生,靠的就是个运气。我作为长嫂就当母亲,自己不让谁让呢?就依然一副文质彬彬、宽泛温和的语气,“我们家条件差,只要爸爸不嫌弃,住到180岁都行!”

“那,那,”老人想的是从老大家开始,话却结结巴巴、左右为难,成了“那就先从老二家吧。老三,你只有吃点亏,放在最后了呵?”

“行!”老三顺当从小乖巧,见老二两口子一个志在必得,一个如唱夫随,不禁一笑,“弟兄间,不计较。”

邱菊一听,忙跳到地坝边,朝着邻居刘老汉家,扯开甜甜的嗓子,“刘表叔,你下来一下,我们有点忙要你帮咯!”

刘老汉与江长水是远房老表。他一走进地坝,邱菊就请表叔“中午一起吃饭”,随手就递上去100元,说是拿去买烟。刘表叔刚一落座,她就帮忙摆渡的事托付妥了。

几个儿子陪着刘表叔抽烟喝茶,老爷子江长水就照例与几个儿媳和孙女一起烧火做饭去了。

这是个典型的川东农村民居。正房是一字形的九间三层楼房,两层石头墙上是一层青砖楼房,外加左右各一间转角平房。那是他在河边摆渡抽闲,撒了几十年网,千条鱼万篓虾

攒起来的;一抓阄,左边就给了老大,右边就给了老二,中间的就是老三的了。几个儿子一进城,老人就留在了离晒坝、水井近一点的右边吃住。过年过节,儿女们带着食蔬回来“团圆”,老二的灶屋自然就成了“公用厨房”。

厨房里,一台嵌了白瓷砖的大灶。灶上,前一口大铁锅,后两个小铁罐。江长水正忙得不亦乐乎。他从墙壁上的筷筒里抽了一双筷子,随即就揭开了后边的鼎罐盖,一股热气“腾”地冲上房顶,弥漫了半个灶屋。老人拿着筷子迅速插了插罐里,连忙对正在烧火的大儿媳和身后正在清碗的二儿媳说:“侯勤,别烧火了,盐菜肉炖了!邱菊,碗是清了的,拿来就舀,饭也好了!”老人说话,就像他干活一样麻利。转眼间,一块湿毛巾包着蒸碗,就端到了饭桌上,七八碗白米饭、五盘菜一钵汤也上了桌,“吃饭吃饭……”

几个后人担心夜长梦多,三五除二把饭一吃,老二就发动了车,邱菊要扶江长水上车,老人受宠若惊,“刚才我都能挑水劈柴,莫牵莫牵!”江长水一挣开,就自个稳稳健健行走起来。大儿媳侯勤知道老人走的是个形,心还会牵挂老家,就把老人晾晒在船上的衣物收了回来;三儿媳许灵把门一锁,向邻居说了声,“刘表叔,帮看到一哈呵!”就跟在后面,一直把老人送上了车,目送着车走了,才上了小路。

连载

(二)